

【苑杂谈】

笔墨洞庭

陈默

在中国绘画史上,洞庭湖是个特殊的存在。这片“街远山,吞长江”的水域,很难直接套用“远山近石”的传统山水范式,水天相接的空蒙浩渺,极难落于笔墨。千年以来,洞庭的意象早已被诗文锚定在“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”的宏阔叙事里,不少画者落笔便下意识要去寻江涛汹涌、层楼凌空的经典符号,却常常错过了洞庭最动人的生命底色。

龔筱非的《洞庭风光》,摒弃了岳阳楼等符号化地标,将目光投向洞庭平原本真的生命图景:墨绿的垂柳如舞者临水而立,小河中的渔舟随波轻漾,对岸农舍在松荫下安睡,远处良田与飞鸟构成流动的韵律。

他没有去画洞庭的“大名”,却画出了洞庭的“大生”。这是千万湖湘百姓世代栖居的精神原乡,所有的壮阔最终都落回到“日子安逸从容”的烟火底色里,这种跳出公共符号的私人化审美表达,让洞庭湖的形象从诗文的典故里走出来,有了可触摸的温度。

画面的空间处理展现出艺术家的哲学素养。近处杨柳的浓墨与远处田畴的淡彩形成虚实相生的层次,既恪守“近实远虚”的传统画理,又暗合道家“有无相生”的宇宙观。尤其精妙的是水鸟的排布,并非简单的点染,而是构成一条灵动的气韵线,将观者视线引向无尽的远方。

这幅画作,造诗、书写、作画、刻印,均出自他一人之手。

范成大“潇潇水满绿苹洲,上已微寒懒出游。薄暮蛙声连晓闹,今年田稻十分秋……”的题诗,在画面顶端形成画龙点睛之笔。诗句以农事的视角,点破了洞庭作为鱼米之乡的核心本质,把整幅画的意境从“眼见之景”拉升到“心中之盼”的维度。诗中“上已微寒”的时节特征与“田稻十分秋”的丰收期许,构成时间维度上的张力,既是眼前春景的写照,又暗合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这种时空折叠的艺术处理,让静态的画面获得了动态的叙事性。

题诗的书法中,龔筱非将篆书的圆融融入隶书的方正。笔画间不见夸张的“燕尾波脚”,却于平正中见奇崛。取法“拙”意,洗尽铅华,褪去花哨的外在装饰,直追秦汉碑刻质朴浑雄的内核,这份对书法的理解,让整幅字的气质和画面里的乡野田园气息浑然一体,没有半分文人的矫饰。

每个字的结构,都经过他精心推敲。例如“潇”字三点水的留白与“懒”字竖心旁的沉郁,形成情绪上的微妙呼应。

书画作品用印,朱白两方印章“龔”与“匠人筱非”的钐盖,上圆下方的形制暗合“天圆地方”的古老哲学,红色印泥在墨色画面中形成跳跃的视觉节奏。

这两方印由龔筱非为此画亲自奏刀,和题诗的拙朴字体气息贯通,朱红的印色落在纸面上,既完成了构图压角的平衡作用,为满幅的青绿添上了亮色,更藏着艺术家的心境告白。

作为齐白石再传弟子,龔筱非的艺术血脉中流淌着齐派的创新精神。他将老师李立的篆刻功夫与齐良迟的笔墨心法熔于一炉,创造出既有传统根基又具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。画中杨柳的笔法可见齐派“以书入画”的特点,而农舍的勾勒又融入了现代构成意识。

在全球化语境下,《洞庭风光》展现的不仅是地域性的湖湘风物,更是整个中华文化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活哲学。垂柳、农舍、良田、飞鸟构成的生态图景,是中国人理想生活方式的视觉呈现。



《洞庭风光》

龔筱非 作

乐会售出200多张门票。

告诉学乐器的孩子：学了不亏

一个是68岁的顶级指挥家张国勇,一个是18岁的天才琴手章奥哲。这样的代际高手组合,引来不少有志于学习乐器的孩子及其家长提问:怎样才能学好乐器呢?

“学乐器未必是为了去比赛获奖,真正能登上领奖台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学音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:学了不亏,它能滋养你的人生。比如袁隆平和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,钱学森是交响乐的铁粉。”张国勇说,音乐是抽象艺术,它可以无限拓展人的想象力。在音乐中,你所有的想象力都是自主的,而创造正需要想象力。

他认为,音乐创作和演出极具个性的创造力、想象力,让音乐人可以直面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挑战:人工智能是精准的,重复的。只要你在网络上发声,你的一切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素材。音乐之美,恰恰就是不能有标准化。伟大的指挥家卡拉扬一生先后录制了多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,是因为每个年龄阶段和情绪下,他的对音乐的理解和表现都不一样。音乐人要用自己的内心温度和创新意识,去勇敢地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。

只要站在台上,就要始终充满热情

自2022年开始,到今年的“北欧极光”交响音乐会,是张国勇第五次执棒长沙交响乐团。他的再次到来,让长沙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既兴奋又“害怕”。

兴奋当然是在这位顶级指挥家的指导下,自己的水平会明显提升。让演奏员们“害怕”的是,张国勇在圈内出了名的“极其严格”,会当场毫不留情地指出错误,要求演奏员们平时就严格训练,在第一次排练时就能展示出应有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。

对于乐团的进步,这位严师也会很欣慰。“我初次接触长沙交响乐团时,他们还较为青涩。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,乐团能到奥地利演勃拉姆斯的作品就是实力的证明。”

张国勇自身极其自律,除了工作,几乎不应酬。他说:“我希望能够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,只要我站在台上,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,精力充沛,充满热情。不然我就不配当个指挥。”

今年6月,张国勇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。接下来,他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?

“这个是为大家服务的岗位,我对艺术的追求和真诚始终如一。我会以身作则,继续实实在在地去培养观众,提高各个乐团的水平。”

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是百年大计,要用长远的眼光规划发展计划,并严格执行。张国勇认为,全国的乐团发展水平不均衡,要想整体发展起来,必须踏踏实实打好基础。

基础是乐,乐团是船。“打好基础,才能水涨船高。”他缓缓又坚定地說道,“我愿意去做‘水涨’的事情。”



9月4日晚,长沙音乐厅,著名指挥家、音乐教育家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国勇执棒长沙交响乐团,为长沙乐迷献上精彩演出。

向靓 摄(湖南图片库)

“中国人喜欢听《梁祝》,不是因为 we 生来就懂《梁祝》,而是因为《梁祝》的出境率太高了。”

“一场交响音乐会,你不妨从半个月前开始做功课,了解作曲家和乐曲的背景,每天听一听。演出时你就能收获很多共鸣。”

“音乐普及,甚至比在台上演什么更重要,我的音乐普及更关注没有进过音乐厅的观众。”

9月4日晚,著名指挥家、音乐教育家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国勇执棒长沙交响乐团,携手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章奥哲,在长沙音乐厅为乐迷们带来了精彩的湘江国际音乐艺术节(二)“北欧极光”交响音乐会。

交响乐好听,但有专业门槛。面对大众的“畏难情绪”,张国勇在接受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,根据多年的成功经验,给出了大众了解交响乐的可实操的方案。

顶级指挥家的“交响乐入门及进阶”实操指南

“这次我们请到了新晋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章奥哲,他今年才18岁。他选择了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《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,我们的音乐会就围绕西贝柳斯这位著名作曲家策划。”张国勇说,音乐会演奏了西贝柳斯的三部作品:《忧郁圆舞曲》《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和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。

为何没有人们最熟悉的《芬兰颂》?

张国勇说:“《芬兰颂》大家太熟悉了。长沙观众已经不是第一天听交响乐了,不能永远停留在《芬兰颂》《梁祝》《黄河》这些熟悉的乐曲上。他们要接触更多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,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欣赏水平。”

观众接受程度也要考虑。如这次的“北欧极光”交响音乐会。其中,《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展现了北欧自然风光的壮丽。《忧郁圆舞曲》《D大调第二交响曲》也是西贝柳斯较为通俗的经典作品,前者体现了芬兰人性格中的忧郁特质,后者则真实地反映了芬兰的风土人情。这三部乐曲较为全面地向观众介绍了作曲家西贝柳斯作品的面

名家访谈

让乐团远航,我愿意做『水涨』的事

——访著名指挥家、音乐教育家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国勇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杨思 通讯员 李佳蔚 林羽彤

从村民写作说起

贺秋菊

春节期间,父亲告诉我要写自己的故事。父亲半生辛劳,当过兵、下过矿井,后外出务工,识字不多的他,如今借着智能手机已能流畅阅读和发信息。在清溪村立波书屋,村民卜雪斌告诉我,家里建起书屋,燃起了他写作的强烈愿望,却苦于无从下笔,渴望获得专业指导。两人对写作朴素真挚的向往,正是新大众文艺力量觉醒的缩影。互联网时代,如何唤醒、激活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创作力,已成重要的时代命题。

清溪村因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《山乡巨变》声名远扬,文学滋养着一代代村民。他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及故事,沉淀为村庄共有的精神底色,为村民埋下文学的种子。近年来,在中国作协、湖南省委统筹推进下,清溪文学村庄建设蹄疾步稳,清溪剧院、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及22间作家清溪书屋陆续对外开放,馆藏签名版图书已近10万册。“文约清溪”“清溪一课”“清溪对话”“作家活动周”等文化品牌,迎来300余位知名作家、10余位海外汉学家到访交流,一批融媒体精品破圈走红,全网传播量突破10亿次,电影《周立波回清溪》广受好评。清溪村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地标。

热闹丰富的文化活动只是外在载体,文学村庄建设也绝不是简单追求流量,也不只是浅层次的文化效应。村民们种菜、耕地,经营书屋、农家书、香民宿等,自给自足。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或带着孩子来读书,或陪家人来感受新时代的山乡巨变。

主动培育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成为文学村庄的重要使命。两项举措在清溪村探索并落地。一是邀约作家驻村深耕,二是实施“村民写作计划”。

清溪村吸引了各地作家前来驻村,采风创作。作家余艳在2021年来到清溪村采访,推出长篇报告文学《新山乡巨变》。黄思鹏在“作家活动周”结束后申请驻村,初雪时节从北京来到清溪,历时3年完成20余万字非虚构作品《清溪笔记》。胡丘陵的长诗《八十三个乡亲》亦从这片土地汲取充沛创作灵感,出版后又回到清溪村和乡亲们共读。湖南省作协还选派了作家长期驻村创作研究,完成课题《文学清溪研究》。走进清溪的每一位作家,都为这个村庄的文学生活深深触动。

驻村作家的到来,点燃了村民的表达欲望与创作热情。起初,在返乡青年的牵头策划下,村民借助新媒体平台,讲周立波的故事,推作家新书。其中由卜雪斌、邓旭东主持的“文学三人行”,收获了良好社会反响。中国作协落户清溪村的“文约清溪”品牌,邀请王蒙、梁晓声、迟子建、毕飞宇等多位名家授课、文学交流。最初村民只是静坐聆听,受到触动之后便主动选购作品读。后来,待到文学活动举办之时,他们也会接过话筒,主动向作家交流提问。倘若作家驻村小住几日,总有村民抓住契机登门签书、探讨文学。

“村民写作计划”缘起于卜雪斌的文学梦想。当湖南省作协驻村作家了解到卜雪斌的写作心愿后,鼓励他从口述日常起步。令人惊讶的是,10天口述便能整理出两万字文稿。这件事传开之后,不少村民主动申请加入口述清溪行动。驻村作家顺势担任志愿指导老师,提供创作帮扶,凡是有写作意愿、愿意坚持完成作业的村民,可参与写作计划。益阳市委宣传部将其命名为“村民写作计划”。该计划不设学历、身份、资历门槛,向全体村民敞开。经过两年多持续扶持培育,卜雪斌、邓春生、孙桂英、邓旭东等14位作者完成了300万字的创作文稿,其中20万字已在《中国作家》《文艺报》《湖南文学》《朔方》等文学报刊发表。卜雪斌不仅成了全国闻名的阅读推广人,成了“清溪对话”的对谈嘉宾,其创作选题《进屋喝茶》还入选了中国作协2026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。越来越多的村民从名家笔下成长为执笔的人,甚至从台下听众成长为台上嘉宾。

新大众文艺最为显著的时代转向,是文艺创作由“写大众”向“大众写”的历史性转变。参与“村民写作计划”的作者纷纷坦言,写作重塑了他们的精神面貌,他们在文字中收获情谊、建立自信,获得珍贵的精神满足。更为珍贵的是,他们并未将写作视作赖以谋生的主业,而是更加珍惜、热爱当下的生活,写作是真诚的记录、诤歌、思考与抒发。新大众文艺并非号召普通群众转型为专业作家,也不以严苛的艺术标准评判新大众文艺创作。

网络媒介降低了文学表达的门槛,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书写并被看见。但流量至上、浮躁跟风、浅层抒情等问题也相伴而生,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容易陷入碎片化表达,缺少深度观照。这就要求宣传文化部门主动发现、引导和培育新大众文艺人才,一方面在既有新大众文艺集聚区打造特色文化业态,实现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升级,吸引更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,推出更多文化品牌。一方面在文艺门类已有的新大众文艺人才培养项目基础上,发现各行各业创作者,依托选题指导、改稿打磨、读书交流等举措,精准发力,破解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专业提升、交流匮乏、成长通道不畅、创作潜力难以释放等现实难题,培育一批有更大可能性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。

【粉墨春秋】

春廷骨里酿清风

唐文俊

听唐春廷唱戏,那一腔韵味,不是喉咙唱出来的,是从筋骨深处一点一点淬琢出来的。

他本是祁阳子弟,八岁入班学艺,跟着叔父辗转乡野戏台。少年初学花脸,声腔单薄,底气不足,同行皆言他天生嗓音受限,难成大器。可唐春廷偏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天未破晓,晨光熹微,他便抱一只砂罐倚墙而立,对着罐口反复喊嗓,让回声震荡胸腔,日日不辍。

练至极致,他将头埋进水缸,借静水共鸣打磨声韵;又独赴城郊岩洞,趁着幽深空阔的山势开嗓。洞内回声层叠往复,一声嘶吼起落间,千钧气韵在胸膛翻涌,日日磨炼,岁岁沉淀。

整整三载寒来暑往,顽石终被磨成玉。一朝开腔,四座寂然;声起韵落,梁尘轻颤。昔日单薄嗓音,终练成响彻乡野的浑厚金嗓。

1952年,利民祁剧团自桂林迁驻武冈,40岁的唐春廷随班扎根在此。自此,他乡成故土,余生寄都梁。武冈山水接纳了他的戏韵,他亦将半生光阴、一腔热爱,尽数托付这片土地,与古城烟火朝夕相伴。

越是声名在外,他活得越是素净通透。梨园

行当,应酬宴请、人情馈赠素来寻常,可唐春廷向来婉拒酒局、推辞厚礼。他常说,戏台之上,演绎的是忠臣义士、浩然正气;戏台之下,更要守本分、存本心,绝不让俗世浮华玷污一身戏骨。

此言非虚,皆以躬行践行。每一次散戏落幕,众人匆匆离场,唯有他细细叠整行头,拧紧油彩瓶盖,规整每一件戏具。旁人不解,笑他拘泥小节。他却淡然作答,器物有灵,行当有规,惜物,亦是惜德。经手团内账务钱粮,他始终毫厘分明、清白坦荡。

1955年,他代表湖南赴京汇演,载誉而归。殊荣加身,他依旧布衣陋室,不改清贫本色。戏罢闲暇,独坐戏台一隅,一碗素面便是一餐饭食,汤尽碗净,仔细擦拭收纳,朴素自持,从容淡然。

他一生极简,行囊寥寥。一口旧木箱,几件戏服、两册工尺谱,便是半生所有家当。1979年,唐春廷安然辞世。武冈古城老戏迷自发聚于台前,无繁礼、无喧嚣,只静默燃起三炷清香,敬这位一身干净的梨园先贤。乡人口口相传,这般清亮戏韵、坦荡风骨,纵使九天上,也有余响。岁月流转,风物变迁。如今古城长者忆起唐

春廷,从不冠名家、大师的虚名,只由衷赞叹一句:此人一生,干净端正。

年少时曾听祖父说起一桩往事。当年一场《沙陀扮兵》谢幕,一名青年后生径直闯入后台,跪地恳请拜师学艺。唐春廷俯身扶起,温声问其所求。后生恳切直言,只求习得先生独一无二的金嗓唱腔。

他摇头,缓缓道出箴言:嗓音可练,技法可学,唯独做人的本心最难修。先学立身清白,再学登台唱戏。人若干净端正,唱腔自然清正昂扬。

质朴一语,道尽人生真谛。尘世浮沉,技艺万千,归根结底,不过“干净”二字。武冈古城墙沉淀千年厚重,赧水河流淌万古清波,而唐春廷淬炼一生的清正风骨,比砖石更坚、比流水更长。

这一缕清风,不靠声势张扬,全凭岁月淬炼。于砂罐晨练中沉淀,于静水练声中打磨,于岩洞长吟中升华,于清贫烟火中滋养,岁岁年年,从骨血之中缓缓生发,久久绵延。

春廷骨里酿清风。一缕素净廉韵,滋养一生风骨,穿越岁月风尘,至今吹拂不息。